

秦淮八艳之

马湘兰传

马湘兰传

典藏精品 芡香初◎著

著名作家、编剧

《第一丫环》作者李永斌鼎力推荐

2014年度巨献

- 一段鲜为人知的人物传记
- 一段被世人遗忘在风尘里的傲骨豪情
- 一曲秦淮河畔的悲凉挽歌
- 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人生

秦淮八艳之

马湘兰传

马湘兰传

典藏精品 笏香初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秦淮八艳之马湘兰传 / 笏香初著. —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80766-770-4

I. ①秦… II. ①笏… III. ①马湘兰 (1548 ~ 1604) — 传记

IV. ①K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9945 号

责任编辑: 雷 腾

封面设计: 金 刚

责任技编: 刘振华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76 号中侨大厦 22 楼 D、E 单元 邮编: 510075)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(通州区潞城镇南刘各庄村村委会南 800 米)

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 14 印张 194 千字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9.80 元

[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]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金陵幽兰，遗落尘间，玉池清照影骀娟

- 第一节 伊始 /003
- 第二节 突遇家变 /007
- 第三节 弱兰一株无根生 /011
- 第四节 性情中人马湘兰 /015

第二章 独秀于内，博古知今，纵落红尘有馀馨



- 第一节 风华绝代，独造幽兰馆 /027
- 第二节 幽兰馆失窃 /032
- 第三节 戏弄朱孝廉 /036
- 第四节 初遇落魄才子 /040
- 第五节 恶劣敲诈马湘兰 /045
- 第六节 砚台遇知音 /050



第三章 秦淮河畔，萤飞草长，不将颜色媚春阳

第一节 钦差落宿秦淮河 /057

第二节 雨骤雷疾泥潭深 /061

第三节 初露心迹 /065

第四节 静女其姝，俟我于城隅 /069

第五节 禁闭蕙兰居 /073

第四章 老友新客，送李迎张，蝶恋花怨断人肠

第一节 九千岁索画 /081

第二节 湘兰戏耍九千岁 /085

第三节 王稚登夜探幽兰馆 /089

第四节 我欲归去乘无风 /092

第五节 孤声凉 /096



第五章 三山明丽秦淮魂，朝霞浸衣恨思春

- 第一节 秦灯儿智救马湘兰 /103
- 第二节 人去楼空春去也 /107
- 第三节 湘兰归隐田园 /111
- 第四节 田园深处遇雪娇 /114
- 第五节 拜别秦灯儿，重返秦淮河 /118

第六章 独守寂寞，铙羽而归，不成白头亦无悔

- 第一节 寂寞独成闺 /123
- 第二节 庭堂上的莫须有之罪 /126
- 第三节 王稚登铙羽而归 /129
- 第四节 移居姑苏畔，思念巧成行 /133
- 第五节 鸿雁传书 /136



第七章 深院飘梧，人间离合意难期

- 第一节 吴江少年花簇幽兰馆 /141
- 第二节 湘兰巧试少年郎 /145
- 第三节 幽兰馆内恩爱长 /149
- 第四节 马湘兰拒做少夫人 /153
- 第五节 瑶阶独立目微吟，睹瘦影凉风吹着 /157

第八章 不问天公何日老，但求人间留芳魂

- 第一节 君子之交淡若水 /163
- 第二节 王稚登七十大寿 /173
- 第三节 缓歌曼舞凝丝竹 /177
- 第四节 多情未了心先死 /182
- 第五节 唯愿人间留芳魂 /185

第九章 番外篇 /1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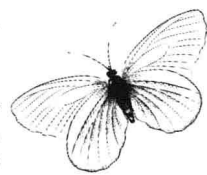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章 马湘兰诗词鉴赏 /203

附录 马湘兰大事年表 /215



第一章

金陵幽兰，遗落尘间，玉池清照影徘徊



深院飘梧，高楼挂夕，漫道双星践约，
人间离合意难期。空对暮，静听灵鹊，
还想停梭，此时相晤，可把别想诉却，
瑶阶独立目微吟，暗瘦影凉风吹着。

第一节 伊始

我的故事，要从出生那年开始说起。

我出生于明嘉靖二十七年。那一日，大雪纷飞，湘地是很少下那么大的雪的。瑞雪吉祥，都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兆头。

我的父亲是个不大不小的官，我的娘亲是一个美艳不可芳物的女子，在母亲痛彻心扉的呼喊中，我降生了。

记忆中我很少看到父亲笑，他总是双眉紧蹙，很少抱我也很少跟我说话，我的降生并未给他带来多少欢娱，反而给了他更加沉重的压力。母亲生下我两年后，我父亲的第四位夫人苏姨娘便进门了。

印象中的母亲，是个极美的女子。她总是穿着簇新的衣服，脸上略施粉黛，素雅的一身裙装，合着规矩裁制，不出挑也不小气，额头上贴着些镶金的花钿，耳朵上常常戴着一双青花瓷的耳坠，摇曳生光，气度雍容华贵。而苏姨娘则不同，她总是喜欢着艳丽的牡丹红色长袍，乌黑的头发梳成一个反绾髻。每次不用抬头我便知道，苏姨娘来了，因为她的身上总是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香气，还有她那尖利的笑声，在我的耳中是那样恐怖。

从苏姨娘进门后，父亲很少在母亲的房间里留宿。母亲常常抱着我流泪。二姨娘总是笑话母亲出生青楼，对母亲颐指气使，我虽然从小不知道青楼是什么意思，但我知道那是一个不好的地方，每逢说到这个，母亲总是暗自垂泪，我坐在母亲的怀里，轻拍她的肩膀，那个时候的我也不过四五岁，我总是试图用我的手擦干母亲眼角的泪水，因为哭泣的母亲不美，那个时候的我还不知道，因我是个女子而不是儿子让母亲受了多大的委屈，从我出生前到出生后，母亲仿佛从天堂跌入地狱。

后院有个叫苍惠院的地方，那是祖母居住的地方，每月的月初我都会和姐姐们由姨娘和母亲领着去给祖母下跪请安。祖母老态龙钟，满脸的皱纹，她常常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，自顾自地捻着手里的佛珠，待我们都磕完头后，她使用极其苍老的声音说一句“下去吧，”我对她是极其恐惧的，她从来笑，从来没有摸过我和姐姐们的手，甚至从来未曾正视过我们。

苍惠院相当的僻静，我和姐姐们趁着母亲不注意，偷偷地在苍惠院里玩起来，姐姐们说把自己藏起来，让我找她们，我便信步寻找起来。

苍惠院东西两边是两个厢房，中间有一个曲折的回廊相连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方形的四合院。我穿过一扇扇漆红的朱门，向院子的中心走去，堂房的外面有两株巨大的海棠树，馥郁芬芳，同样是香气，却比苏姨娘身上的香气好闻了一百倍。

我站在那扇巨大的房门前，用手一推，伴随着“吱呀”的一声，门缓缓地打开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金色菩萨像，我第一次看到这金身的菩萨，瞬间被惊呆了。似乎有什么在指引，我的前脚刚要迈进去，忽然被一双有力的大手一下子抱起来，双脚悬空起来，门“吱呀”一声就被关上了。

我不停地挣扎，双手用力地晃动，刚要哭喊嘴巴便被一双大手堵上，一直到了苍惠院外面的抱水轩，我才被放下来。

“哇”的一声，一口气上来，我大哭起来。

“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谁让你去那个地方的，那可是祭祖的地方，要是被你父亲和祖母知道了，你这小命难保，快别哭了……”我抬起头来，才看到是一脸焦虑的马婆婆，“好了，别哭了，这件事情是我们俩人之间的秘密，不许告诉别人好不好。”马婆婆是祖母的陪嫁婢女，如今已是满头的白发，脸上皱纹横生，可是她会笑着抱我，会给我好吃的，还会给我和姐姐们讲故事。在这个家里，除了母亲，我最熟悉的人便是马婆婆。

年幼的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，我也不知道自己闯入了一个什么地方，我甚至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。但是我知道了，有些地方我是不能随意进入的，尤其因为我是女孩子。

当我还在想姐姐们会不会藏在佛像后面时，我便一下子被马婆婆抱回了新月堂。新月堂是我和母亲居住的地方，母亲素爱花，新月堂外面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朵，发出阵阵沁香，院中一片寂静。

母亲看我回来，一把抱住我：“月娇，你去哪里了？娘亲找你半天。”

“三太太，你最好看好四小姐，要是去了什么不该去的地方，冲撞了不该冲撞的地方，到时候老爷怪罪下来，我们都不好说什么，三太太极其聪明，定然知道我的意思。”马婆婆一脸严肃。

“劳烦马婆婆了，月娇，快跟马婆婆说谢谢。”母亲似乎是明白了什么，立马拉我去给马婆婆磕头。

“那老奴先告退了。”

马婆婆走后，母亲立刻蹲下来抱住我：“娇儿，听我跟你说，以后再也不用去那个地方了，好不好？”

“嗯，好。”我懵懂地点了点头，虽然我还不知道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，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做让母亲不开心的事情。

这个时候，门环响起来，外面传来小厮的声音：“三夫人，老爷让你抱着小姐去紫霞堂。”

“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先退下吧。”母亲回了小厮一句，便把我抱在怀里，“月娇，刚才马婆婆带你回来这件事情不许告诉父亲，听见了没有？”

当母亲抱着我出现在紫霞堂的时候，我又看见了父亲那张冷漠的面孔，他和苏姨娘并肩坐在扶椅上，大娘和二姨娘分别坐在左右两侧，三个姐姐依次跪在地上哭泣。

“月娇，过去跪下！”父亲看母亲牵着我的手进来，立马大声呵斥道。

“老爷，娇儿……”

“你给我住嘴！过来跪下！”母亲似乎是想说什么，话还没说完，便被父亲呵斥住了。

我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，小厮把我抱起来，放在堂中央，和姐姐们跪在一起。

“谁都不准哭！谁再哭我就把她丢出去！”我和姐姐们不敢再哭泣，抽噎起来。

“快说！你们谁偷了苏姨娘的耳环？”父亲又是一声呵斥，我又被吓得抽泣起来。

“肯定是你们四个小崽子偷的！”苏姨娘用她那尖细的声音低声地附和着。

“四太太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的三个女儿从小我就教育得很规矩，怎么会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？再说了，我纳兰玉音堂堂纳兰家的三小姐，会稀罕你苏姨娘的耳坠？说出去不会让人笑掉大牙？当然有些其他脏地方出来的我就不敢保证了。”说完，还故意看了母亲一眼。

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聚集在她的身上，母亲被气得满脸通红，似乎是要争辩什么，最终什么都没有说出口。当父亲重重的巴掌打在我的脸庞上时，母亲拼死般地跑过来护着我，一时间我的哭喊声、父亲的怒骂声，还有母亲的哀求声混在一起，苏姨娘似乎也有些看得厌烦了，便起身说了一句“罢了”，便转身消失在布帘之后。

当所有人散去，只剩下母亲抱着大声哭泣的我。

第二节 突遇家变

这便是我的童年，在母亲的哭泣与姨娘们的恶毒语言中成长。

嘉靖三十四年，那一年我刚刚七岁。

母亲常常对我说，父亲是一个不会为官的人，他是一个县丞。他常常按自己的脾性来办事，为此也得罪了很多的势力，却还不以为然，母亲劝过他很多次，可是父亲就是那样一个固执的人。在母亲的担忧中，不幸的祸事终于降临。

嘉靖三十四年的夏天，天气格外的炎热，整整有三月未见过一滴的雨水，午后是难言的闷热，日头毒辣辣的，映在地上晃得人眼晕。母亲在新月堂种的花因为天气炎热都耷拉着脑袋，窗户外面白螺石的回廊，不出门便有一种炙烤感，本应是姹紫嫣红的时节，却没有丝毫生机。

几日来父亲满脸的忧伤，而我多年之后才能理解那份忧伤。

七岁的我还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，母亲日夜垂泪，连终日斗志昂扬的苏姨娘眼睛也哭成了核桃般。我只是悄悄地躲在门房后面，看着父亲、母亲、姨娘们跪倒在一群穿着奇怪衣服的人面前。他们一离开，苏姨娘便哭得撕心裂肺，父亲一下子瘫坐在地上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那强势的父亲是那样的悲伤，一向趾高气扬的苏姨娘是那样脆弱。

很多很多年以后，当我重新回忆起这宗灭门案时，我总是会瞬间泪珠涟涟，我那可怜的母亲，一个从来就不受宠的女子，也跟着遭遇了这样的变故。后来我才知道究竟是怎样一回事：由于长时间的干旱，人民生活贫苦，终于爆发了农民的暴乱，而作为县丞的父亲难辞其咎，被皇帝处死，我的母亲和姨娘们也都殉葬于那场灾难。

记忆中隐约还记得那些日子，府上的每个人都是一脸的焦虑与哀愁，母亲常常抱着我亲了又亲，好像一不小心我就会从她手中溜走一般。

那样的悲伤一直持续着，直到有一天，外面传来一声尖叫——“苏姨娘上吊了！苏姨娘上吊了！”母亲顾不上我立刻往苏姨娘的房间跑去。那个时候的我对死亡完全没有概念，我悄悄地尾随着，当我穿过层层朱门，一眼便透过人群的缝隙看到了高高挂在佛像前面的苏姨娘，她还是穿着艳丽的碧罗裙，头发绾得没有一丝的杂发，一条白绫生生地缠绕在她的脖子上，整个脸涨红，舌头露在外面，显得格外的阴森恐怖。当我与她睁圆的眼睛四目相对的时候，一阵恐惧感猛地向我袭来，我大哭一声，母亲听见我的哭声立马把我抱起来，用手掌蒙住我的双眼，带我逃离。

很多年后，我的梦中常常会出现那样一双怒目而睁的双眼，时而化作一个美丽的女子，时而又是那样的一双睁圆的怒目。这个梦魇一直纠缠着我，或许那是我童年中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了。

大概是知道自己大限将至，那几日的父亲格外的慈爱，甚至会主动来抱我，而我却有了从未有过的陌生感。那一日，紫霞堂上，我们四个姐妹依次跪在堂前，向父亲拜别，周围是姨娘和母亲的哭泣声。

“来，给老爷磕头。”大管家让我们四姐妹跪在地上，对于上次被污蔑偷窃的事情我还心有余悸，只是这次的父亲，眼睛里有了些许温柔。他坐在紫霞堂的正门处，阳光顺着缝隙照进来，我看到他的眼角边有些闪亮的泪滴。他缓缓地走向我们，依次扶我们起来，然后，怀抱一张开，我们四个被他紧紧地搂着，他整个伏在我们身上，发出阵阵的呜咽。

“我的孩儿们……”

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父亲的拥抱是那样的温暖，我用手抚摸着父亲老泪纵横的脸，似乎所有的隔阂都在那一瞬间消失了，只是这样的拥抱再也不会有了。当我回过头去看母亲的时候，她也是满眼的泪水，似乎又有些欣慰，那是一种很复杂的表情。那是我那个年纪所不能理解的，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爱也是最后一次。

新月堂内，母亲拉着我的手，旁边站着大管家马五。

“娇儿，给大管家跪下。”母亲声音低沉，却有着不容拒绝的坚定。

“是。”年幼的我已经习惯了听母亲的话。

“大管家，我的娇儿就拜托给你了。”母亲说着也跪下来，满眼的含着泪水。

“三太太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老爷吩咐的事情，我自然要做到。”大管家一手捋着胡须，一手把母亲扶起来。

“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拿去吧。”母亲顺手拿起早已准备好的一个檀木盒递给大管家。

“好说，好说……”马五的脸上顿时欣喜难耐，一打开便两眼放光，我轻轻一瞥，便看见了母亲常戴的那对翠玉镯子。

“求你一定要善待我的女儿。”母亲的眼角含着泪水。

“母亲，你是不要娇儿了吗？”我抬起头看着母亲，哭着问道。

“傻娇儿，你这么乖，娘亲怎么会不要你呢？只是……你先随马管家去淮阴的叔父家，待过些时日，娘亲便去接你好不好。”娘亲像平时一样，说话温柔，只是满眼都是悲伤。

“不要不要，我不要去叔父家，我要跟娘亲待在一起……”我大哭起来。

“听话，必须去！”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对我大声说话，我的哭声也戛然而止，只剩下抽泣声。

那一夜，母亲搂着我看了一夜，我在睡意朦胧中看见母亲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收拾出来，装进一个又一个包袱里。母亲的背影是那样的熟悉，只是那少许的冷静与从容是我很少见过的。看着看着，我便睡着了。梦中我梦见了父亲，他满脸的微笑，我一下子扑进父亲温暖的怀抱里，梦境中的我们笑得那么真实，我不再是那个遭人厌弃的四娘，而是父亲最爱的掌上明珠，我还在梦境中隐约看见了母亲，她依旧是那样的美，脸上略施粉黛，素雅的一身裙装，一切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。

第二日一早，当我醒来时，发现母亲早已经不见了。马婆婆为我梳妆，

给我穿上粉嫩的裙装，那是母亲为我新裁定的衣裳。我四下寻找母亲，却丝毫没有发现一丝踪迹。

“马婆婆，我娘亲呢？”

“好孩子，她去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。我们收拾下等下跟马管家一起去找你娘亲好不好？”她微微一笑，这让我觉得很安心。

“好，等下就可以见到母亲了。”我便不哭不闹。

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出大院，当马车缓缓地驶过朱门的时候，我抬起头看见了无比晴好的天空，清澈如一汪碧水，天空是那样的高远，偶尔几只南归的大雁飞过天际，朱门旁是两只巨大的狮子，这是我第一次走出朱门，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，让我恐惧的心稍稍地得到了些宽慰。

我卷起马车的珠帘，看见倚在红门边的马婆婆，我用力地挥挥手，她似乎更加苍老了，她望着马车远行的方向，依稀间还能听见些微微的哭泣声，我沉默着不再说话，只是觉得心里好像是缺了些什么，一种不安感再次向我袭来。

只是，我离那扇红门越来越远了，远到什么都看不见。

这便是我七岁前的所有记忆。